

纪德

克洛德·马丹著 李建森译



纪 德

新 知 文 库 85

克洛德·马丹著

李建森译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书店

(京)新登字007号

本书特约编辑：杜小真
责任编辑：袁春
封面设计：张红

Claude Martin
GIDE
Editions du Seuil, 1963.

新知文库
纪德
〔法〕克洛德·马丹著
李建森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经销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187×960毫米32开本 7.75印张 122,000字
1992年7月第1版 1992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
定价 4.40元
ISBN7-108-00481-X/l•106

**体现尽可能多的人性，
这才是有益的箴言。**

——安德烈·纪德

在多元的分裂中 痛苦地挣扎的灵魂

——代译序

1951年2月19日，一位八十二岁的老人在巴黎的寓所里溘然长逝，枕畔放着一本他生前须臾不离的《维吉尔诗选》。

他就是194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新法兰西杂志》的创始人、本世纪上半叶法国文学界“真正的教皇”、诗人、小说家、评论家、剧作家安德烈·纪德。

“……他以无所畏惧的对真理的爱，以敏锐的心理洞察力，呈现了人性的种种问题与处境”（诺贝尔文学奖得奖评语）。他以对自由和真诚不带半点妥协的绝对的追求，对任何形式的因循守旧电闪雷鸣般的批判，对一切道德的、家庭的、社会的、宗教的束缚的彻底摒弃，在二十世纪西方思想和伦理的演变中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巨大影响。他的思想影响了西方整整三代人，成为西方在现实的压抑下痛苦地追求真诚和自由的心

灵后必不可少的重要参考。

他逝世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始终是介乎于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挣扎……？”这句带问号的遗言标示了“一种暧昧的死”。（罗贝尔·马莱语）一如他暧昧的生……

纪德是一个令人困惑的存在，一个不折不扣的普洛透斯。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的存在“不断解体又重新组合。”在生活中：一方面，他对宗教的戒律恨入肌骨，决心做一个异教徒，一个热情的叛逆者，另一方面，他的苦行僧主义、禁欲主义以及总以基督徒的标准来处理问题的倾向，又表现出强烈的清教意识，显示了他的宗教焦虑；一方面，他是狂热的个人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另一方面，他又祈求在集体恢宏的事业中献身；一方面，他视爱情为圣洁的殿堂，以柏拉图式爱情纯洁的火焰为满足，另一方面，他又以“非道德主义者”自居，“在道德上却十分堕落”（纪德语）；……在他的作品中，《安德烈·瓦尔特笔记》把夫妻关系理想化到超凡入圣的地步，《论纳喀索斯》却认为，男人有女人作伴之后，苦恼和恐惧便随之产生；《于里安游记》强调了人生的虚无，《地粮》则是对人世间美好生活的赞颂；在《窄的》中，他虔诚地相信天堂般纯洁的爱情，在《科里东》中，他又理直气壮地论证同性恋的“合法性”；……

人们对他前后截然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表现感到困惑、惊诧，连他的信徒们也不断误解他的教义，对他的某些举动大惑不解。

一个变幻无常、谜一般的存在，然而，又是一个实实在在、并非无法捉摸的存在。他的存在显示了人在对自我的探寻中必然经历的彷徨、反复、甚至自我否定的历程，他正是在这些矛盾反复中显示了他始终不渝的真诚。因为，他坚信：“人具有无限的可能性。”他的人生格言是：“体现尽可能多的人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他才成为人的形象“不可替代的典范”（萨特语）。

他的一生和他的全部作品，不啻是人在寻觅自我的过程中的一场不间断的“对话”。

那么，造成“对话”的根源是什么呢？

本书作者克洛德·马丹是著名的纪德研究专家，他的这本评传在汗牛充栋的纪德研究专著中独树一帜。他的批评不仅仅局限于从表相上论述纪德的种种矛盾现象，而是着力于透过纸背，透过种种令人困惑的现象去追寻形成这些矛盾的深层原因。他感兴趣的不仅仅是：纪德是什么？而且把兴趣焦点放在：纪德为什么是这样？他以“作品，就是作者”为视点，从纪德的全部作品中寻找材料，为我们重组了一幅比纪德本人的描

绘更为真实准确、更令人信服的纪德肖像，从而显示了一个批评家的重要性——以强大的理性之光照亮作者本人无意识地或不自觉地表达的东西。萨特说过：纪德是一种生成，即一个过程。纪德本人也曾拒绝任何定义，他前后矛盾的表现更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克洛德·马丹没有采用共时的结构的方法，把纪德视为一个既成的体系，而是采用历时的分析，顺应纪德生命历程的每一个迂回曲折，不仅生动地展示了一个在多元的分裂中痛苦地挣扎的灵魂，更主要的是，发现了导致分裂的原因，纪德生活的环境，即资产者的因循守旧、循规蹈矩，清教教育刻板的戒律，与纪德敏感的天性，与他对真诚和自由的追求，甚至与他自然的生理要求之间的冲突，以及由这一冲突引申出来的信仰与怀疑、禁欲与爱欲、律法与自由……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纪德病态的神经又使这些冲突更加复杂和剧烈。正是这些冲突使纪德的心灵在散裂中痛苦地挣扎，甚至濒临疯狂的边缘，正是这些冲突构成了纪德惊心动魄的独特命运，也造就了二十世纪西方伦理的一位卢梭式的改革家。

当然，纪德对自由的追求与马克思关于人性复归的论述有本质的区别。纪德批判了灰暗而令人窒息的资本主义现实对人性的压抑，然而，伟大的批判家与盲

目的反抗者之间的一个原则区别在于，是否具有宽广的视野，并提出一种鼓舞人心的理想。纪德批判的立足点，即他提出的理想是什么呢？纪德认为，人在获得自由以后，应走向一种前福音的生活：“在爱中获得自由——并从爱走向某种美好而彻底的服从。”（克洛德·马丹语）自由的目的是“回归自我”，“以发展自我为目的”。弗洛伊德对幽邃混乱的自我潜意识的揭示，使人们看到，自我仍是一个有待论证的原素。因此，纪德似乎也无法最后摆脱恶性的循环论证。这大概是因为，纪德在晚年只能以“虚假理由”为满足，对自己的真诚作弊的原因吧。

译 者

1987年10月写于枫园

目 录

代译序	1
第一章 儿子	1
金钱与新教	5
保尔·纪德夫妇	9
被如此分裂	17
“喜剧演员，或许……”	25
黑暗与光明	30
第二章 玛德莱娜	36
萌生爱情	39
玛德莱娜的拒绝	48
安德烈·瓦尔特的起源	53
“一本小说，就是一个定理”。	70
驱逐恶魔	79
埃玛纽埃尔，阿莉丝	90
第三章 非洲	94
阿波罗	97

奥斯卡·王尔德	106
背德者的婚姻	111
从梅纳尔克到萨于勒	121
自由与人格	131
第四章 天堂与地狱	137
《与魔鬼的对话》	150
严厉的审判官	165
小说艺术	180
一本更隐秘的日记	187
第五章 岱塞	201
“为了未来人性的美好……”	211
从居韦维尔到……	221
纪德年表	227
参考文献	235

第一章 儿子

“我出生于1869年11月22日。那时候我父母住在美蒂奇大街，在五楼抑或六楼上有一套住宅，几年后他们便搬走了。我对这套住宅已经没有印象，不过，我还记得那个阳台，从阳台上俯瞰的广场以及广场上的喷泉——或者更准确地说，我还记得的是父亲剪的纸龙，我们将纸龙从阳台上抛下，纸龙乘风飞过广场的喷泉，一直飞到卢森堡公园，挂在栗树高高的枝头上。

“我还记得一张相当大的桌子，大概是饭厅的桌子吧，桌布低垂。我经常同女看门人的儿子一起躲在下面，他年纪与我相仿，时常来找我玩。

“——你们在下面干什么？女仆冲我们嚷道。

“——没什么，我们在玩。

“我们把带来遮人耳目的几件玩具弄得哗哗作响。其实，我们在玩别的游戏：一个在另一个旁边，但不是在两人之间进行。我们都有我后来才知道被人们称之为‘恶癖’的习惯”。

无耻还是无畏？“忏悔录”这番开场白想说明什么？……

“我们两人中谁教唆了另一个？始作俑者又是从谁那学到‘恶癖’的？我不得而知。应当承认，有时是小孩子重新发明了这些‘恶癖’。就我而言，我是说不出是否有人教会了我，也讲不清楚我是怎样发现这种快感的；不过，在我记忆所及的童年，快感便被我发现了。

“我深知上面那些话和下面将说的话对我大为不利；我预感到人们将因此对我抱以偏见。然而我的叙述仅以真实为存在的理由。姑且认为我是怀着忏悔之意写下这一切的吧。

“在那个天真烂漫的年龄，人们希望心灵完全是透明、美好而纯洁的，而在我的记忆中，自己身上只有阴影、丑陋和阴险。”

下面的叙述更是“异乎寻常”：

“那件事发生在于泽斯，我们每年一次去那里看望父亲的母亲和一些别的亲戚：其中有一家叫德·弗洛克斯的表亲，他们在市中心有一幢带花园的古老住宅。事情就发生在德·弗洛克斯家这幢古老住宅里。表姐

容貌昳丽，而且自己也深知。她乌黑的头发从中间分开紧贴着两鬓，将脸部轮廓衬托得宛如玉石浮雕（我重睹了她的照片），肌肤光洁迷人。她那光润的肌肤我至今记忆犹新；我被介绍给她的那天，她穿着一件袒胸露肩的连衣裙，因此我难以忘怀。

“——快去吻吻你的表姐。我进入客厅时母亲对我说道（我大概四岁多一点，也许是五岁）。我走上前去，德·弗洛克斯表姐弯下腰把我拉到身边，这个动作使她的肩膀暴露无遗。面对光润的肉体，我不知为什么突然感到眩晕；光洁迷人的肩膀的诱惑使我没有亲吻她伸过来的面颊，却在她的肩头狠狠地咬了一口。表姐疼得大叫；我吓坏了，尖叫了一声，继而，我感到恶心，一个劲吐唾沫。我马上便被带走了；我想大家都为之愕然，以致忘了惩罚我。

“我又找到一张那个时期的照片，在照片上我穿着一件可笑的带方格的小裙子，蜷缩在母亲的裙裾旁，一付病容、面带恶意、眼光乜斜。”

这张照片被保存下来了——的确，看看这张照片，它实在无法否认当事人的解说词。这便是年届五旬的安德烈·纪德撰写回忆录时追忆的童年形象，也是他希望读者看到的形象。因为《假如种子不死》（“就象是擦

鞋垫上的一堆狗屎”，保尔·苏岱^①在一篇引起巨大反响的述评中这样写道。一开始这两页造成的令人愤慨的效果在该书随后的章节中丝毫没有减弱，作者在该书中完整地展示了一幅相当阴暗的童年生活画面。更准确地说，纪德所保留的是经过染色的童年回忆，这种回忆无疑带有贬斥的意味：他对描写“（他的）幼稚在其中滞留徘徊的沉沉黑夜”不胜其烦，好几次在谈到他“愚钝的童年”时，他叹息道：“我急不可待地想最后摆脱童年的阴影……。”不过，这种失宠的印象不应被视为五十岁老人的变形追忆，他的这种评价由来已久。在他二十岁时的《日记》中，我们读到：“我应该勇于坦率地承认；正是我离群索居、郁郁寡欢的童年造成了今天的我。”人们对纪德的形象的一致看法由此而来。这个形象是纪德自己描绘的。然而，文学批评界往往不加保留地运用这一形象来“解释”纪德其人和作家纪德：安德烈·纪德——童年时代就是“不正常的”。

这种似乎以蔑视的态度描写的充斥着手淫、乖戾和攻击性的童年以及《假如种子不死》中的大量供词，对理解纪德其人及其作品无疑极其重要。不过，我们还应该借助自传本身的叙述来审核这些印象。奇怪的

① 保尔·苏岱(1869—1929)，法国文学批评家、评论家。——译注

是，阅读这一诚实的叙述时，纪德的童年在我们看来并非仅仅是“离群索居、郁郁寡欢”的；我们看到了一个顽皮、好奇、任性、兴高采烈地嬉戏、在诺曼底或塞文山区度假时陶醉在阳光和幸福之中的纪德，——总而言之，一个“正常”的孩子，就其显示出的人格而言，并未逸出正常的规范……只是环境，即生活环境和教育，才赋予了他大量平凡的特征以异乎常人的气质和惹人注目的风采：纪德并非生而如此，而是后天形成的。

金 钱 与 新 教

1874年，安德烈·纪德的父母离开了美蒂奇大街，搬进他们的社会地位所要求的更宽敞豪华的住宅。“我们的新住宅在图尔隆二号第三层楼上，与圣-絮普利斯大街形成拐角，父亲书房的窗户正对着圣-絮普利斯大街。”安德烈·纪德家的住宅是那种富裕的资产者家庭的住宅……。生在富裕之家，纪德事实上从未有过金钱匮乏之虞，只是为管理相当可观的财富发愁。他的一个朋友、小说家夏尔-路易·菲利普^①有一天在谈到

① C.-L. 菲利普(1874—1909)，法国作家、民众主义运动发起人之一。——译注

因继承了维希温泉的遗产而成为巨富的瓦莱里·拉尔博^①时，以揶揄的口吻说道：“碰到某位让纪德相形见绌的人，总是令人愉快的……”（纪德在1908年的日记中转述了这句话）。

指出纪德的富有并非毫无用意。尽管他对“贫穷的异国风情”十分敏感，尽管他对世间的穷人充满同情，然而，作为腰缠万贯的资产者，纪德即使不是以业余爱好者的身份，也只能以旁观者的身份，对他那个时代伟大的社会斗争作出见证。或许，这正是他六十岁以后所尝试的“介入”，对他而言，不过是“跌了个大跟头”而已的主要原因吧。

纪德的家庭殷实富裕；这个家庭信奉新教……就象莫里亚克^②在纪龙德的教士中间长大成人一样，纪德是在新教牧师的环绕中成长的。他父母的婚姻就是罗贝尔蒂牧师的杰作；阿莱格雷牧师则是他家在拉罗克-贝加尔的城堡里消夏时的常客；安德烈·纪德本人不是曾把自己的孩提时代描绘成“一个玩耍的小孩，身旁站着一个百无聊赖的新教牧师……”吗？在他的父系

① 瓦莱里·拉尔博(1881—1957)，法国诗人、小说家、评论家，纪德的好友。——译注

②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1885—1970)，法国作家。——译注